

民国法学翘楚廖愈簪

廖元仲

两度中举

廖愈簪，字杏斋，南康陂塘村人。1868年12月6日生，1947年9月病逝，虚寿81岁。廖愈簪两度中举。两度中举者，在全国鲜有可见，在北海更为绝无仅有。1888年，廖愈簪第一次中举，时年20岁，因家穷，将功名卖给同邑望族。其父责曰：“只有穷秀才，没有穷举人，中了举人，就有官做，人称之为老爷了，如今卖了，可惜！”廖愈簪回答：“经书在肚里，有鱼在篓里，待期限满后再考，还会中的。”卖掉举人后，廖愈簪即在本邑开帐设塾，教授古文国学。初在合浦，陈铭枢、林翼中、邓世增均是其学生。陈铭枢8岁至11岁随廖愈簪学读3年，12岁才赴广东少年陆军学校就读，从此结下师生情谊。廖愈簪初任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那年，即与陈铭枢、林翼中等成立广州合浦学会。至廖愈簪晚年，陈铭枢又资助其于南康陂塘村建“八角亭”平房一座，供养老居住。“八角亭”匾由陈铭枢题写，隶体，曰“静养斋”。在本邑教了4年私塾后，廖愈簪离开合浦，赴梁启超家乡新会设塾开课4年，后赴岭南知府学堂授课，也长达3年。

1903年，限考期已满，廖愈簪又赴乡试，再次中举，成绩优异，为全国举子第九名。同年8月考上京师法政学堂，学习法律，与高州杨永泰、北京徐梦严、江苏杨岷山同班（后并称民国司法界“四杰”）。廖愈簪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公派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学学习1年（同批去的有浙江居正）。1907年自日返京后入翰林院，任编修，兼任京师朝阳法学会会长，并兼职在京师法政学堂授课。1911年秋外放任从四品株洲知府。还未到任，途至武汉，辛亥革命爆发，遂直返故乡。

返乡后先在廉州知府学堂任学监1年。2年后返乡赋闲，以读书习武为娱。归里赋闲期间，廖愈簪两次接到杨永泰自金陵寄来的民国宪法草案进行修改并提出意见。

1916年，受黄明堂之邀，廖愈簪任黄司令部文案师爷总管，随军东征西讨，长达6年。征剿龙济光部胜利后，因脚疾离开军队，在钦州设塾授课。1925年至

1926年冬，任粤军十一师师部秘书；1927年6月任北海审判厅厅长；1930年7月上调广东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1936年10月任广东省高等法院地方院院长；1942年6月任广东高等法院地方二分院院长；1946年7月退休，归老还乡，时年78岁。如此高龄才退休归里，在民国司法界实属罕见。

清正廉明

民国时期，杨永泰与后来的北京司法院院长徐梦严、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廖愈簪、江苏审判厅厅长杨岷山，并称司法界“四杰”。1913年，杨永泰起草民国宪法，此时廖愈簪赋闲在家，杨曾两次寄草稿给廖愈簪征询意见。杨永泰为民国早期风云人物，后成蒋介石重臣和核心谋士，如此尊重廖愈簪，可见廖愈簪在司法界中学识、声望非同一般。

廖愈簪在司法界多年，其廉正清明、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口碑甚佳。任北海审判厅厅长期间，率先垂范并严格要求下属。其约法三章：凡拿被告和原告钱财者，一律开除，重者法办；不得接受涉案人员或亲属的特产北京徐梦严、江苏杨岷山同班（后并称民国司法界“四杰”）。廖愈簪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毕业后公派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学习1年（同批去的有浙江居正）。1907年自日返京后入翰林院，任编修，兼任京师朝阳法学会会长，并兼职在京师法政学堂授课。1911年秋外放任从四品株洲知府。还未到任，途至武汉，辛亥革命爆发，遂直返故乡。

返乡后先在廉州知府学堂任学监1年。2年后返乡赋闲，以读书习武为娱。归里赋闲期间，廖愈簪两次接到杨永泰自金陵寄来的民国宪法草案进行修改并提出意见。

1916年，受黄明堂之邀，廖愈簪任黄司令部文案师爷总管，随军东征西讨，长达6年。征剿龙济光部胜利后，因脚疾离开军队，在钦州设塾授课。1925年至1926年冬，任粤军十一师师部秘书；1927年6月任北海审判厅厅长；1930年7月上调广东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1936年10月任广东省高等法院地方院院长；1942年6月任广东高等法院地方二分院院长；1946年7月退休，归老还乡，时年78岁。如此高龄才退休归里，在民国司法界实属罕见。

清正廉明

民国时期，杨永泰与后来的北京司法院院长徐梦严、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廖愈簪、江苏审判厅厅长杨岷山，并称司法界“四杰”。1913年，杨永泰起草民国宪法，此时廖愈簪赋闲在家，杨曾两次寄草稿给廖愈簪征询意见。杨永泰为民国早期风云人物，后成蒋介石重臣和核心谋士，如此尊重廖愈簪，可见廖愈簪在司法界中学识、声望非同一般。

廖愈簪在司法界多年，其廉正清明、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口碑甚佳。任北海审判厅厅长期间，率先垂范并严格要求下属。其约法三章：凡拿被告和原告钱财者，一律开除，重者法办；不得接受涉案人员或亲属的特产乾果等，一次警告，二次辞退；公正办案，不得偏袒。廖愈簪作为审判厅主官，率先垂范。审灵山中心小学土地被地主霸占一案时，原判一审小学胜诉，校长闻讯亲自送一红包给廖愈簪。叫来推事廖北材马上拆开，红包袋里装着1500文铜钱。廖愈簪当场斥责校长贿赂司法人员，校长拿回钱灰头土脸地走了。廖愈簪对廖北材说：“一审改判小学败诉，待三个月后终审才判小学胜诉，震慑一下行贿法官的行为。”一日，王姓录事于晚饭时分捧来一盘鸡肉和十多个白糍粑给廖愈簪。廖愈簪问清来源后知道是案中原告送给王姓录事的，王姓录事把大部分送给廖，廖愈簪严厉批评了王录事，责令其拿回，限其折款在三天内还给原告。廖愈簪第二天召开审判厅工作人员会议，重申约法三章，王姓录事做了检讨。廖愈簪廉洁清正，以身作则，审判厅内风清气正。

在任北海审判厅厅长期间，原黄明堂部军需处处长马大爹，解甲归里后恃仗军界人脉雄厚，财大气粗，横行乡里。50多岁了，还强占总江罗姓女子为妾，此女不从，被活活打死，抛尸入江。罗女父母上告，案至审判厅，廖亲自带人反复调查，决定起诉马大爹。马氏先是派人到廖愈簪处恐吓，随后寄上两颗子弹。廖愈簪不为所动，传票拘捕，起诉如期进行。马氏见来硬的一套无效，待廖愈簪出差钦州时，托廖愈簪的亲戚设家宴请客，并送上120块大洋，要求免于起诉，待马氏与罗女家私了。廖愈簪勃然大怒，把一袋大洋向门外掷去，对亲戚说：“别把我杏斋视为下作之人！”

然后拂袖而去。不受贿赂，秉公办事，刚正不阿，坚持起诉，判马氏死刑，由广东省高院核准后执行。原国民党中执委，后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李六如巡视钦廉四属时，了解此况后秉笔上报，广东省高等法院和全国最高法院下了嘉奖令，此事轰动了整个司法界。

1937年春，廖愈簪返乡扫墓，住在福成当铺。一日清晨，素昧平生的一个老妪陈氏带着一背婴儿的少妇见廖愈簪，陈氏说夫家是红境塘祝姓农家，膝下二子，大儿子前年被拉壮丁。如今，小儿子昨夜又被拉壮丁，现关在乡公所，家里只剩一老一少两妇人和嗷嗷待哺的孙子。家里无男人，今后日子怎样过？说完号哭不止，泪流满面，要廖愈簪为他们做主。廖愈簪即修书一封，指出二丁抽一是法律规定，如今祝家二丁抽二是违法的，若老妪陈氏说是事实，应立刻放人。廖愈簪叫随身族侄马上将信送到乡公所。结果，老妪小儿子第二天中午便释放回家。下午，老妪带上儿子媳妇，捎上一只阉鸡和一块猪肉感谢廖愈簪。廖愈簪即叫族侄回房取来一块大洋给老妪。族侄说，一只鸡和一块猪肉哪值一块大洋？廖愈簪说：“时下民生艰困，少说废话，给！”此事在福成红境塘一带流传了几十年。

廖愈簪生活俭朴，天热两件长衫，天冷一件棉袍；不抽烟，不喝酒，日中三餐多以青菜、咸鱼、虾糟、腌青鳞鱼作菜。在外做事、教书所得，绝大部分用于子侄读书、做公益或资助他人。任广东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时，月薪400大洋。1935年其妻冯氏病故，竟要卖掉北海珠海东路一房屋（此屋乃陈济棠出资所赠）作为丧葬费用。清末最后一科状元，广东清远朱汝珍闻悉廖愈簪卖屋葬妻，十分感动，主动给廖亡妻冯氏撰写墓碑及墓两侧牌坊纪文，详尽记叙冯氏生平。自卖屋葬妻后，廖愈簪居无定所，在北海则住广东会馆，在廉州则住水洞口亲家的一处房舍，在陂塘村则住更楼。晚年所建的“静养斋”八角亭平房，全由陈铭枢、邓世增、许锡清捐资所建。

注重子侄教育

廖愈簪一生，大半时间在司法界和教育界度过，他非常注重对子侄的教育。其第一次中举卖掉后至第二次中举十几年间，无论在邑中开塾授学或赴广东新会、岭南知府学堂授课，皆携一二子侄随身就读。廖愈簪要求子侄读书要琅琅有

声，重要文章要流利背诵，每篇要抄一至二遍，重要章节要能默写，要在本子上摘录文章中精妙处，末后写点评。规定子侄日习三段，上午一段，下午一段，晚上一段。要求子侄新学的要用功，学过的要温习，“温故而知新”是他的口头禅。学新温故，廖愈簪称为“车轮法”。其对子侄管束甚严。其在北海审判厅工作期间，一次赏亭公（林朱赞）来访，二人在客厅谈诗论文时，书房传来二子侄嬉戏打闹声，廖愈簪即携耳面问，严厉呵斥，指着桌上赏亭公的《铜鼓歌》说：“这是赏亭公十三岁写的诗，你俩几岁了？少年不读书，长大必废物矣！”随即二子侄返回书房，琅琅书声又传来。此事经赏亭公传出，成了珠城教育界典范。

廖愈簪在外教书、读书、做事多年，自废科举后，接受先进思想，极力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随身就读的子侄，必请英文教师、数学教师为之补课，并强调子侄要学好数理化。子侄辈中，文理兼优，个个是国文高手，而且英文也学得很好。

后辈子侄刻苦读书，成绩优异，皆有所成。廖国器北京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民国期间，任多地县长，政声颇佳。廖国彦中山大学毕业，曾任香港大学校长。廖子章中山大学毕业，民国时曾任鹤山、廉江县县长，政声亦佳。廖国维，中山大学才子，曾任香港大学校长。罗杭烈说：“廖子国维读大二时，系主任岑麒祥（后任北大语言系主任）曾在学生大会上表扬廖子，说其古文水平已达教授级。”廖国维毕业后留校任教，27岁当教授，是香港《大公报》专栏作家，后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廖国聘，中山大学法律系毕业，任广州军事法庭法官，主审日本战犯田中久一，判田中久一死刑，立即执行。廖愈簪对子侄的教育，在乡间广为传颂。

军旅中的文职生涯

辛亥革命后，廖愈簪返乡，在廉州知府学堂任学监一年。后在家赋闲，以读书习武为娱。1916年春，受黄明堂之邀，到黄司令部任文案师爷总管，时间长达6年。后因脚疾告病归里，一年后到钦州开帐设塾，主教冯子材、刘永福弟子。1925年7月至1926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一师师部秘书。

1925年10月十一师参加第二次东征，取得胜利后调往高、雷南征，进剿盘

踞南路的邓本殷、申葆藩“八属军”。邑人邓世增为三十二团团长。邓团参与了这两个战役，1926年初克复琼崖。邓本殷部大部被消灭后，第四军分防钦、廉、高、雷、琼地区，进行绥靖工作。后邓世增任十一师副师长，三十二团团长由香翰屏继任。此时，钦、廉地区尚有邓、申残部张瑞贵旅游走于钦州三那（那丽、那思、那彭）及十万山一带。张旅编制尚算完整，战斗力颇强。廖愈簪献策说，征剿应采取剿抚兼施之策，抚先行，剿并进，为徐景唐、邓世增采纳。廖愈簪曾在黄明堂司令部当过文案总管，张瑞贵也曾在黄明堂部当过连长，相互认识，张十分敬重廖愈簪的人品与学问。廖愈簪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孤身前往劝降，结果大获成功。张降顺后，张部改编为十一师补充团，张瑞贵任团长。邓本殷、申葆藩部被彻底肃清。这是廖愈簪从军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二次反蒋，廖愈簪主笔撰写檄文，并亲自赴衡阳为陈部鼓气助阵。7月陈失败后逃至香港，廖愈簪受通缉避祸九龙。9月底通缉令取消，廖愈簪遂返穗任广东省高等法院地方院院长。

珠城文坛“四公”之首

清末民初，南康廖愈簪、乾体林朱赞（字赏亭）、廉州刘润纲、谭思孟，邑人称为珠城文坛“四公”。廖愈簪则为“四公”之首。

愈簪公长于古文经论，赏亭公长于诗和文论，润纲公（曾主编1931年版《合浦县志》）长于策论，思孟公长于杂学。珠城“四公”学各有所长，然脾气秉性又截然不同。

愈簪公为人平和理性，做人低调有礼；赏亭公为人直爽善谈，气势张扬；润纲公不善言辞，性格内向；思孟公年长执拗，一言不合，转身便走。赏亭、润纲、思孟三公互有龃龉，平日鲜有往来，偶尔相聚，也难以欢谈。然若愈簪公在，四人皆相谈甚欢。诗文典籍，历史掌故，风土人情无所不谈。愈簪公在外做事，每返籍省亲，必在廉州水洞口小住，邀约三公相聚。“四公”之中，思孟公年长，且有脚疾，每次邀约，愈簪公必雇轿一顶接送。

赏亭、润纲二公私下对愈簪公说，思孟脾气古怪，几次撞上面，呼其姓名，皆抬头瞪你一眼，然后转身而去，嘴里还喋喋不休：“大不敬也！大不敬也！”愈

簪公反问：“何故耶？”二公摇头，不得其解。愈簪公说：“谭为姓，思孟为字；思孟者，对亚圣之敬重也。然若冠以姓氏呼之，冲淡敬崇之意矣。‘谭’和‘谈’为通假，与‘淡’为旁通，若以‘谭思孟’呼其名，则通为‘淡思孟’矣。思孟为读书人，认为是对亚圣的不敬，当会引起不快。省其姓而称之，二公不妨一试。”果不出愈簪公所料，后赏亭、润纲二公省姓而呼之，思孟即满脸堆笑，回应有礼。赏亭、润纲无不佩服愈簪公学识渊博，语音语义之精准。思孟公得知此缘由，逢人便赞愈簪公：“不愧翰林几年，见识不浅矣！”此则趣事，在廉州上几辈人中广为传颂。

“四公”之中，赏亭公与愈簪公过从最密。愈簪公主事北海审判厅时，每隔一朝半月，赏亭必从乾体步行至北海探访，吃顿晚饭，晚上品茗相谈。二人均学识渊博，懂武术，识中医，都极力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话题甚多。相谈到深夜方寝。赏亭公留宿一夜，翌日清晨方返韩体，几年间，从未间辍。此亦成当时珠城文坛佳话。